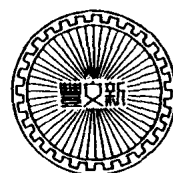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管邨文鈔內編三卷	清	萬言撰	四	明	一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末一卷	清	邵廷采著	紹興先正	一一七	
七療一卷	清	張潮著	檀	几	四〇一
王石和文九卷	清	王晦著	山	右	四〇七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	清	萬承勳撰	四	明	四六九
陳司業遺書三卷	清	陳祖范撰	廣	雅	五一五
掌錄二卷					五一七
經咫一卷					五五四
向惕齋先生集八卷	清	向璿著	留餘草堂		五七九
陳一齋先生文集六卷	清	陳梓著	張氏適園		六三九
青溪集十二卷	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六七五

筌邨丈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讀周鄧山自序文引子輿氏論世知人之說又曰後之君子閱諸篇悲我志焉嗚呼當鼎革之後抱故國之思情不自禁流露於行間字裏騷人幽客其致同也管邨先生萬戶部之冢孫也其父斯年嘗受業錢忠介之門預於江上義師其撰母夫人傳所謂東江兵潰盡室避之奉化榆林轉徙顛沛家道喪失樵蘇不繼借米而炊昔之辛苦艱難既如此泊夫預修明史欲借文字以伸己意忍氣靦顏之下又復時時倔強以致直道不容

管邨文鈔內編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奸人深計改外未久即遭罪愆幾瀕於死多方拯救獲免後之困橫拂亂又如彼夫士不伸志於世又復因衣食憂患以廢日力做其精神學之所成往往不可得而管邨先生則所歷愈艱所蓄愈厚與諸同學講論經義衡斷得中序史表至謂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淡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於著書之數也其立論深切為何如哉且即以文論震川之古澹剡源之邑澤黎洲許之者非虛諸父季野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推崇之者亦至顧沈淪於今未見刊本則何

也攷謝山表西郭墓有云其開雕管邨文集尚未畢也吾不知當時果有畢之者否又西郭先集告成文曰播遷散失篇多不全吾不知所謂不全者果盡由於散失者否今就其文觀之如交司馬公於絕島四方有事於某公與某公有事於四方云云皆不敢著其名則知其時文字之禁一切有所顧忌而其未畢者蓋不能畢其不全者蓋不敢全也非論其世烏乎知之余小子既得先生文鈔於童君廣年藏之久矣更得馮君孟顓收藏煙嶼樓舊鈔本手為校勘付諸梓論其世可知其人讀其文益悲其志誠有合於周鄧山所云者爰述所見質諸邦人君子是為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後學張壽鏞

管邨文鈔內編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貞一集序

余於里中最稱萬貞一之文幾二十年矣貞一少事大父父得傳家學復從諸叔父學於梨洲黃先生之門先生初爲余言貞一古文兼有剡源震川兩家之妙其才不易得余以是益自信余嘗謂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俱心師之謂悔菴先生之風格季野之學問貞一之文筆是也其後貞一文日高其名日益盛十年以來余所見一時當軸諸公所在虛左以候其名版之至改席易衣然後請見上公則重其典冊高文將軍亦愛其飛

管部文鈔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走檄而貞一之文遂爲當世所重雖然余竊爲貞一惜之使以貞一之才得保其十世故宅西皋墓田裁足給衣食即可杜門蔽竹仰對屋梁著書月積歲成豈復可量今乃爲飢火所驅使陸陸道上一造記席便當役我妙筆曲寫他人所欲言卽爾酬世之作亦復軼倫足使諸公心折而不知貞一所可傳固自有在也且文章之事至今日難言之矣余謂凡一切牋軸屏版應俗之文俱如置驛當衢供張候過客漿酒葷肉取足充具卽此人操觚亦未嘗自目爲古文思爭此一坐固不必復

論若夫得與文章之事確以作者自命斐然可觀其敝亦有二自弇州極媚歷下推爲西京兩司馬至近日華亭陳大樽諸君益傳之震川力追唐宋諸大家首斥弇州庸妄至近日豫章艾天備諸君益傳之然彼學兩漢者徒襲龍門蘭臺之詞固誠馬班之掾史也此學八家者徒襲廬陵南豐之詞則亦歐曾之掾史也此其敝謂謙而無本至所傳駢耦工麗之文祖構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義山亦足備文章之一體然其學事不必究其始終人不可考其本末碎句斷章晉頭漢尾略取形肖

管部文鈔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吐詞華雖復味調於聚鯖而色爛於合組然其敝謂之側而不正若吾貞一之文則不然其學一本於通經一本於讀史服習聖賢貫串紀傳每有所作煥然而興無不發其識之所起縱其才之所至而止而自闡合於古人之法初未嘗取昌黎廬陵一大家之言爲之模範於前也吾每望見貞一文卽人馬辟易矣適貞一將客長安偶出其篋中所攜經余點定者一二卷先以問世當世詞家讀貞一之文必有歎服吟研十倍於余者余方與梨洲先生相視而笑曰諸君愛貞一之文固當但

後於吾兩人既二十年矣李文胤

此杲堂序言也杲堂更有與先生書並錄於首可以見先生學問淵源與夫老輩風流獎勉周摯之意云

壽鏞識

文胤頓首貞一萬兄足下僕聞古之學者莫重於得其師自夫子而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學轉相授受不絕至漢興專經之業亦必有所傳然後其學得立然一時學者能得其師之所傳固亦不易也方未得其師則有負笈相追躡屬千里之外者及既得其師則有願身為

舊部文鈔內編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養求給灑掃之役者亦有及門而莫見其面三年而猶未入其室者蓋得其師而事之與既從師而能得其傳其難若此自貞一與其諸父及里中十餘君子同事姚江黎洲黃先生而萬氏與先生更為三世通家自貞一為童子時輒聞其大父父所教知先生為海內模楷奉以為師而吾鄉去姚江百里潮汐可通貞一時登先生之堂言侍從容極師弟子之樂而先生因授諸生以所傳戴山慎獨之學發古今說經諸書為世所未傳者點定西漢唐宋及先輩大家文鈔不煩探索而坐辯干

載是非較然明白以脉古人前此得師之難與後此從師而得其所傳之難其為勞與逸相去幾何斯真諸君子之幸也然貞一之才更為先生□□□□每一下筆獨出冠時先生常稱其文謂有震川之古澹兼以剡源之色澤故每道貞一不容口若貞一由此而造於歐曾大家所去咫尺間耳然貞一苦家貧自其年少輒已為人師藉其資以自給僕意貞一所以教其門人不過如世俗之師作詁訓章句工為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與其所得於師固判無一合者也夫貞一所傳於師

舊部文鈔內編序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此而其所授於門人若彼得無自背其學乎然貞一非以此教其門人即人不奉以為師不得更藉其資以自給僕謂以貞一之才但出其餘力即足以答諸生之問非必與亶亶終日也僕願貞一忘其身之為人師而謹守其師之傳常若身在弟子之列以學其所學而無反逐弟子之學徒相與共為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而自負其所傳之重此則僕所望於貞一者也頃者先生書來欲引僕與萬鄭陳范諸君子共與於文章之事使浙河以東斯文蔚起其所屬於貞一甚厚意先生

平日以此相勉固非朝夕而復以語僕亦謂僕與貞一
其交殊不薄必當舉先生之言其相策勵使五經季興
復續文章之統此真今日事也至先生於僕其引為忘
年之交已二十餘年間辱先生之知以為可教然以眇
貞一師弟子之傳固大不同也獨僕以蚤廢不知揣摩
場屋之言人不以為師雖苦於夙疾猶彊從藥石之閒
稍著文章自娛閒有合處為先生所許是僕雖不若貞
一之得其師而猶幸其身之不為人師也敢敬列君
師之言陳諸左右惟勉力自勵幸甚

管部文鈔內編序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一 寧波府志文苑傳

萬言字貞一鄞人泰之冢孫父斯年郡諸生從錢肅樂
為制義肅樂死收其文為之立嗣言生而穎異特達與
諸父斯選斯大斯同同學於黃宗義善古文豪邁精湛
宗義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同里講經
之集彙諸先儒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席康熙乙卯
副浙榜貢入京師以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明史館開
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欽召纂脩授文林郎食
翰林七品俸兼脩大清一統志在館五年多所撰著已

管部文鈔內編傳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授江南五河知縣縣瀕大河修築塘堰普洩以時又日
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允苞苴屏絕各院
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改置計典論罪仕
路交游為醵金贖免所學弗竟其遠且大者人咸惜之

傳二 鄧縣志人物傳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萬承勳撰先府君墓志斯年子生而穎異特

達曹志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宗義浙江通志以古文明

斯國史附萬大傳宗義極賞之錢志謂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

谿鄭梁二人曹志斯同亦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

錢志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儒先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

席曹志康熙十四年中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需次知

縣墓志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曹志十九

年應召纂脩食翰林院七品俸兼脩盛京通志一統志

管邨文鈔內編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墓志言在史館性鯁直不肯徇所干全祖望撰陳獨成崇

禎長編國史附傳楊嗣昌孫挾要津札乞於嗣昌傳少寬假

有運餉官以棄餉走死求入死事之列拉力格之以此

得罪貴人錢志二十七年授五河知縣墓志縣懶大河修築

塘堰蓄洩以時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

允苞苴屏絕各院司皆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

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遊為贖金贖免曹志竟以憂憤病

廢文亦播遷多散失萬承勳先集所學弗竟人咸惜之

曹子承勳有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卷一

與諸同學論尙書疑義書

易辨序

歷代史表序

先母周孺人傳

叔母陸氏孺人墓志

鄭漢州墓表

錢清溪先生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蟄庵記

古錢記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趙漢章詩序

李重明墓誌

張梅先墓誌銘

祭董母文

公奠顧母文

鄭禹梅制義序

送周公慎歸吳門遷居序

寶刀賦

清正觀免租碑記

育嬰會置田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重校資治通鑑序

何伯輝小傳

陳十園六十壽序

盛仲山六十壽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天木壽序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上總督李公書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卷二

北郊配位議

擬祭啟聖公文

四配贊

十哲贊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寶積錄序

憲宗本紀贊

孝宗本紀贊

神宗本紀贊

諸王世表敘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功臣世表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安方氏族譜序

辨徐妙錦事

答范生書

黃周星傳

田訓導家傳

方技傳敘

張松溪傳

黃孝子傳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劉端勤公傳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李侍講家傳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祭李映碧先生文

八景詩序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寒邨集序

漁洋山人續稿序

管鄧文鈔內編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張敦復掌院書

春秋災異之應

論漢初行夏時

論文帝除肉刑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驃騎將軍梅和劉公行狀

一畝居記

茶星閣記

茶竹廬詩草序

黔中雜記序

送汪舟次檢討冊封琉球序

卷三

鄉飲酒禮

八蜡廟碑記

開古河議

與洪山至學博辭錦屏書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書經集解序

管鄧文鈔內編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義門詩序

尊經閣記

西來庵碑記

歐孝子傳

洪燕男字說

黃詮庵雙壽序

祭徐相國夫子文

祭徐司寇夫子文

相國徐公逸事狀

跋相國夫子感蝗賦後

與丁駿公太守書

平漠北頌

鄭母王孺人壽序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雪汀詩鈔序

登高集序

南山唱和詩序

觀海唱和詩序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洪簡民闔戎壽序

董周池字說

九人圖序

贈俞君賓序

謝天愚先生詩序

文孝先生私諡議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陸公泉碑記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選小學論序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寇萊公祠堂記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清鄭縣萬 言貞一撰

與諸同學論尙書疑義書

言自七歲受書學庸論孟既畢家大人卽授以五經句讀稍長學舉業初治周易繼治禮記既復治尙書顧其解皆講章訓詁雖習其說意殊未愜嘗欲旁求諸家解經之書而貫通之自家叔輩與諸君設爲講經之會言時客袁州聞之亟歸共業毛詩戴記追隨朔望遂得聞所未聞年來浪游南北講筵之上知已將訖尙書此言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繫籍學宮之經而獨不獲負劍左右以爲憾事因追思嚮時記問所及暨臆度所見者以商于諸君聊欲自釋其疑非敢謂有得于遺經也竊以讀尙書之法當先正其篇章之真僞而其間同異之說乃可得而考焉所謂篇章之真僞者今文古文是也所謂同異之說者如舜典之五刑揚州之三江商周之改正改時洪範九疇之非洛書周公之不殺管叔是也自秦滅六經伏生僅以二十八篇教齊魯間漢文時求治尙書者生老不能行使最錯往受之而歸其字皆當世隸書故謂之今文迨

西晉梅賾奏上孔壁尙書較伏書既多二十五篇又析伏書爲三十三篇分堯典爲舜典分皋陶謨爲益稷分之并書序一篇凡爲篇者五十九而以孔安國得自魯壁承詔作傳遭巫蠱不復以聞之言爲據緣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今按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今文詰屈聲牙至有不可讀者計伏生授經之時縱年九十有餘不應記其所難曉而忘其所易知且伏書四代之文各爲體製截然不可相亂而孔壁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故朱子嘗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焉有數百年壁中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其可疑一也武帝表章六經孜孜不倦巫蠱雖興其獄始終不踰一歲經籍道息殊駭創聞就如所言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旣成而可寢之不報乎其可疑二也易有施孟梁丘詩有齊魯毛韓皆各專一家守其師說所學不同而同於存經使古文誠爲夫子之傳則伏生雖毫忽善忘宇宙空闊當別有授受之人何至僅藉壞壁數簡以存此皇王大法耶其可疑三也朱子曰毛公傳詩何其高簡有疑卽闕尙書孔傳却盡釋之收拾灰燼之餘與口傳

相似兼之小序無一篇得肯綮卽如堯典自是紀堯一代之治乃云將讓于舜作堯典推此之類其他皆然又曰安國序文婉麗近晉宋間人手筆向來語人皆不解惟陳同甫信之不疑朱子蚤有此說自九峯書傳之行沿襲既久今人但知小序之爲僞而不知古文之非真其可疑四也故雖學記表記緇衣諸篇多引用伊訓太甲說命君陳之語而杜預韋昭趙岐所注左傳國語孟子尙皆以逸書爲言及古文旣出遂無字無句不有所本要而論之古書散佚其名言傳語時時爲人稱述有

管部文鈔內編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者從而惜之牽合補綴使成完書蓋因有其語而後有古文之書非有其書而乃有所引之語也若舜典之首仿堯典而益以二十八字益稷篇與皋陶謨文義相接而不斷固其顯然可見無庸置辨者耳此言所謂篇章之當正者也舜典五刑之目自是因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制爲刑以齊之猶云五典之刑云爾故曰象以典刑言懸之國門以禁民背棄五典如天之垂象者然卽欲就經文求五刑之目則流宥一也鞭作官刑二也扑作教刑三也金作贖刑四也怙終賊刑五也本文明

明可據而後儒乃妄以墨劓刑宮辟當之殊不知五虐之法苗民所制以殺戮無辜帝舜旣哀矜憐問絕苗之世而復用其刑以教民祇德何異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曾謂虞廷之君臣而有是耶班固之志刑法旣引孫卿之言以說者謂治古無肉刑禹德之衰乃制肉刑誠當闡明此意推廣文帝除肉刑之仁以合于唐虞惟刑之恤之意也顧詆說者爲俗論使後世解經之家求其說不得相與附會其事以爲事有作于亂人而不能廢于聖世者肉刑是也則苗頑豈聖人之師而五虐之刑誠

管部文鈔內編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足爲五教之弼歟言嘗折衷論之德衰制肉刑之說亦止言其大概要自遏絕苗民其法廢而不用而其名尙在夏桀殷紂修而用之如炮烙之刑皆是夫後王不知守先世之法其謂之德衰也固宜吾觀武王之誥康叔亦以無或劓刵人爲戒則其時猶兢兢慎之本章非汝人恐其不衷于理也無或刑人殺人不汝封恐其委柄于下也其解甚明後人誤移非汝封三字于下句又曰之下劓刵人之上以非汝封劓刵人作追穆王借五刑解遂苦劓刵之刑爲當然者沿失至今之名定五等之贖末世因仍弊法不但取肉刑之贖兼施肉刑之刑沿而用之以迄于漢非舜時五刑本有然

者斷斷如也禹貢三江既入系于震澤底定之上說者遂謂三江爲震澤下流今既入海是以震澤得安寧而無憾也此與因陽鳥攸居系于彭蠡既豬之下指謂番湖之洲渚既平而禽鳥得遂其居止之見何異夫禹紀九州大約以三四言括千里內事尙如說者所云亦可以兗州之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而謂雷夏爲河水所鍾以雍州之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而謂涇渭諸水爲弱水所注乎彭蠡在揚上流震澤在揚下流巨浸各數百里爲眾水所灌既豬底定則其間小水不言可知來賓之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雁隨陽而南止于揚境不更過嶺而至閩粵今自南安贛州東至浙之溫處界以峻嶺如戶限然其處至霜降後所在棲雁無數而僅舉一彭蠡之洲渚爲言隘矣江漢朝宗于海雖已明著于荊州然併漢言之未嘗獨舉江言之也揚州之江自南康至于海門直下千五百里無緣不爲一及故余謂三江之一斷爲大江而其二則吳淞江浙江國語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郭景純歸熙甫之解確不可易諸說紛紛當盡廢也就如說者必欲連其文于震澤則吳淞入海已足見具區之有所洩

又何必雜引東婁小派以爲底定之徵耶夫以東江婁江爲吳淞支港近在數十里內而禹必及之則北如登萊南如寧紹其川流與大海相通者不知凡幾何彼皆不及而此顧斤斤道之也伊訓篇本序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篇本序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後人所據以定商周改正不改時者也夫伊訓太甲諸篇本皆孔書不足深辨然卽以其言觀之亦安見商之建丑爲改朔不改時乎其曰十有二月乙丑特是月之乙丑日耳非指爲建丑之月也其曰十有二月朔亦以月

管子文鈔內編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所有之朔言非定爲改正之朔日也則撰古文尙書之人亦不敢決于商之改正不改時而故影響其詞以疑後世矣夫國君踰年卽位改元自是周禮尙文之制商道尙質事皆直行其意伊尹以天位不可久虛卽于湯崩之年奉太甲卽位何不可乎湯崩既葬主祔于廟喪祭既畢吉祭斯行祠先王而見嗣王適值其年之末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太甲徂桐克終允德乃伊尹所引領望之者其時三年之喪甫除服冕奉歸有不可一日俟矣又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夫既云改正不改時則必

以建丑爲正月然後可云改正如說者之正月仍寅而丑月仍爲十二月是正亦未嘗改也何以處夫爰革夏正之言乎于伊訓太甲則主張不改時之說于咸有一德則不能捨其革正之文爲孔書之學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曰商之改時與否本無明文可據第由秦以推之周由周以推之商建亥既不沒其爲十月建子自當不沒其爲十一月建丑亦當不沒其爲十二月也是又不然今之據以言周不改時者謂幽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諸詩耳詎知幽風所陳皆后稷先公之事其時尙當夏世安得逆舉周時十月刺王召亂發端日食何必泥于純陰之月況月當建酉雷始收聲而有震電之不寧正可見其爲異也四月惟夏六月徂暑家叔學禮質疑云卯爲首夏巳月宜漸暑矣而更若暑氣之已徂陽氣衰息此其所以爲刺幽王之作是已且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雜記孟獻子之言固足爲周正改時之確證而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左雖病誣必不併其時日而亦以己意參之也學者寧可舍一成

管鄆文鈔內編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易之經而遷就于兩可之說以妄生疑義乎彼秦紀歲首之冬十月當始皇時要亦竟與商丑周子同爲正月特其書定于漢代故用太初曆法追改以復于夏時固不得因此而疑周併因此而疑商也九疇之作自是禹疆理天下之餘有見于天人合一之理而發凡舉要撮其大端以爲萬世不易之常法傳者見其數以九紀適與洛書之數相符遂指此爲洛書夫聖人相度九土得民用之至急察君道之當先豈不能直抒胸臆自成一書而必待龜紋在背依仿爲之何其視聖人太小耶易之大傳明載孔子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言就使真有圖書之異亦爲八卦所憑以起無與九疇之事又不得而妄託也蓋自哀平之世緯書四出洛龜河馬競逞神奇撰孔書者旣因之以立傳作正義者更襲之以成疏自時厥後十數爲圖九數爲書之說旣由陳搏傳之種放種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以及于邵雍又有九數爲圖十數爲書之說亦由陳搏傳之種放種放傳之許堅許堅傳之范諤昂以及于劉牧朱元晦取堯夫之說作易本義朱子發取劉牧之說作漢上易

管鄆文鈔內編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二家之淵源則同而流派迥異使其爭勝角立亦寧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也故莫若就疇言疇不附益以洛書九數之惑則王道得而人事備矣世之傳周公殺管叔皆起于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及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數語夫弗辟云者言我若不避位而去則心跡不明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居東二年正其避位之事罪人斯得者公既遜位而東管叔知流言不行挾殷以叛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周史恐後人之疑故下既繼之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管叔文鈔內編卷一

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曰鴟鴞蓋鴟鴞有取子之言可知管叔之早以叛誅而恩勤悲育子之閔尤可知周公之未嘗推刃也則不特周公無戕兄之事卽謂得罪人主名者亦緣未察上下文語意而爲是含餉之解矣世之言書者以破斧東山有周公東征之句謂居東卽東征之日認弗辟爲弗辟孔書蔡仲之序遂有周公位冢宰致辟管叔之言嗟乎使周公卽爲庸鄙怙權之相亦無當謗讟繁興幼君疑貳之際不顧形跡興師直前取其兄而殺之以爲是足以暴其心之理也況其爲大聖人乎吾意當時設

使成王遣公公亦惟有遜謝以釋天下之謗而寧敢無所稟命竟行其意也于是有爲不得已之辭者則謂被謗爲一人之私討叛爲王室之公公雖欲以嫌自處而誅亂賊以安王室固義所不容諉者故討管叔而殺之王法也哀管叔而悲之私情也王法伸于上私情愴于下破斧常棣之詩夫子所以並存而不背焉公雖殺叔庸何傷噫爲此說者祇見其滅倫廢紀而爲誣聖人之尤耳聖人之心以仁爲質立言措行皆本于斯惟其不與聞乎殺叔故原隰之求患難之急能悲號宛轉以曲

管叔文鈔內編卷一

十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盡其情人亦從而信之也不然今日殺兄而明日哭之如後世所稱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雖極其裝綴發爲哀苦之言而語不由衷必不能動人于千載之下如今之常棣八章使讀者一字一隕涕也然則周公之不殺管叔而居東東征判然兩事可直據金縢之文而斷之矣此言所謂同異之當考者也凡此大倫大法爲明經者所必先言展轉于胸次亦既有年諸君考據既博衡斷得中當有以豁我之蔽便中幸不靳指示其他字句之可疑者甚多尙容執卷前席徐徐問